

林梦
Dream
Garden
花园
第二辑

圣朝卷

君王棋终回

湛露
著

和风
主编



君王棋终回

圣朝卷



湛露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朝卷/湛露著-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6.12

ISBN 7-80723-174-2

(梦花园爱情小说系列.第1辑)

I 圣… II 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41854号

圣朝卷(梦花园爱情小说系列) 湛露 著

出版发行:远方出版社

社址: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深圳市福威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1/64

字数:2700千字

印张:75

版次:2006年12月第一版

印次: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书号:ISBN 7-80723-174-2/I·51

定价:135元(全3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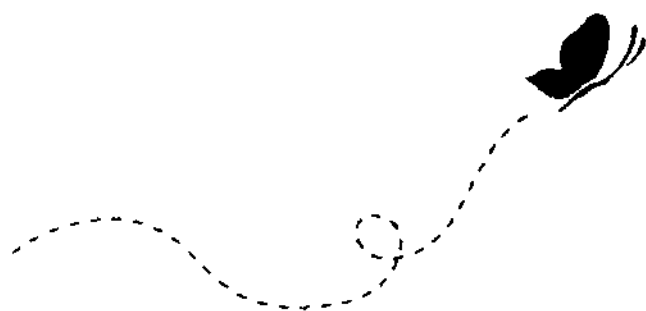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梦花园第一辑书目

编号	书名	作者	编号	书名	作者
001	买妻	寄秋	016	她在半夜不睡觉	寄秋
002	抢妻	寄秋	017	赖上植物的女孩	寄秋
003	新科妹妹	慕枫	018	请叫我女王陛下	寄秋
004	娃娃新娘	艾佟	019	别说你爱我	明星
005	抱得王爷归	绿荷子	020	草莓恶徒	方蝶心
006	老婆少根筋	金萱	021	城堡里没有公主	陈毓华
007	金城卷	湛露	022	寻妻	寄秋
008	玉阳卷	湛露	023	银一两	浅草茉莉
009	黑羽卷	湛露	024	当灰姑娘碰到情	简璎
010	圣朝卷	湛露	025	女王,饶了我吧	绿荷子
011	白目公主	皇千秀	026	迷糊俏妈咪	金萱
012	七月流火	橡果	027	童话的爱情	金萱
013	失忆情人	简薰	028	亲亲剪刀手	绿光
014	劫婚	慕枫	029	邻家男人	子纹
015	住在坟墓的猫	寄秋	030	代班红娘	羽十三

征 爱 情 故 事



只要你是爱做梦的孩子，
不管是想换个舞台，
或初试啼声，
我们都拍手欢迎！



来稿注意事项——

1. 完整的稿件，字数约10万字（包含标点与必要段落空白），
字数算法：字数×行数×页数（包含标点与必要段落空白）。
需分章节。

※若是用Word的字数统计为6万5千字至7万5千字。

2. E-mail至garden@lunagd.com 花园组（收）

来稿时请务必注明真实姓名、联络电话、地址。

（请保存Word文件以附件传送）

3. 请尊重著作权，切勿抄袭、转译。

4. 审稿期为30天，审稿后，原稿恕不退回。



楔子

据说在距离中土数百里之外的地方有一片美丽疆土，那里经过多年的战乱之后终于形成了一朝三国的鼎立之势。

一朝名为圣朝，为其他三国的中心处。圣朝之主名义上高于三国，但其实并无太多实权实能，便如中土的周天子一样，只是君国待朝贺。

其他三国，在逐渐的争斗之后之所以能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只因为各国的地域有差，彼此牵制，互为掣肘。

如金城国，金银矿产丰富，为一朝三国储备钱财，便如国库。

如玉阳国，土壤肥沃丰厚，为一朝三国囤积粮食，便如粮仓。

如黑羽国，人人勇猛善战，为一朝三国诸多将领诞育之地，便如军营。

而圣朝之所以在三国如此形势之下尚未被吞并，反而被三国供奉朝拜，只因为多年来有令狐一族暗中掌控，多方斡旋，牵制三国不能轻举妄动。

终于迎来了这一朝，故事便从此展开——

前章 命克一言

小小的斗室中，所有的窗门都早已紧紧关闭，拉上了厚重的帷帘。

一道清瘦的人影站在床边，微微垂着眼，看着床上那名正在沉重喘息的老者。

“笑笑，你绷着脸的样子很难看，你知道吗？”老者虽然出气大于进气，但看着爱徒冰山一般的俊容，还是忍不住要和他开开玩笑。

“你还是省省力气吧。”床头人微冷的声音中也听不出多少关切的味道，“要是还有遗言就现在说，没有我就走了。”

“对你的师父居然这么凉薄，可怜我神算子游戏人间一辈子，到最后收了你这样一个冷面冷情的小子做徒弟。枉我还给你取名‘笑笑’，没想到你的笑容居然比小黑还少。”

屋子的一角处，有个蜷缩着的小黑狗，似乎听到主人在叫自己的名字，呜呜地低鸣了几声。

床头人依然口气淡淡：“你千里迢迢把我叫回来如果只是为了这种无聊的感慨，那么我听完了，你现在可以咽气了。”

老者重重地咳嗽几声：“臭小子，这么盼着你的师父死啊？你以为你天资聪颖，把师傅的本事都学会了，



还得到众人的推崇，掌控了令狐家族的大权就很了不起了吗？”

老者呵呵地干笑着：“你以前就总是奇怪为什么你可以算出别人的前生后世，而且算无遗漏，偏偏自己的命就总是算不出来，现在我告诉你，那是为师和你开的玩笑。我就是要看看，你算不出自己的未来时会有多恐惧……你永远也不知道明天之后的自己到底要过什么样的日子，也许今天你还风风光光，明天就什么都没有了。这种感觉是不是很可怕啊？”

床头的人影微动了一下，“算不出来又如何？反正天命握在我手！”这一回，他的声音里有了一点恼怒的愤恨。

老者终于听到他的情绪变化，更加得意地笑出声：“不过为师也不会太狠心，临死之前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在你二十七岁之前，你的一切都是风调雨顺，辉煌灿烂，你想得到的，都可以握在你手。但是在你二十七岁之后……”

不知道他是真的说不下去了还是故意卖关子，陡然咳嗽起没完。

床头人不由自主地攥紧拳头，没有上前为他抚背，也没有大声埋怨，只是静静地等，等着他再度开口。

“笑笑啊，你把手伸过来。”

等了半天，老者居然是这样一句话。

床头人迟疑了一瞬，把自己的左手递过去。

老者斜眼看着他的手掌，忽然把自己的手反打过去，“啪”地一声，打了个结结实实，力气之大，让床头人不免吃惊，同时感觉到自己的手掌心处火辣辣地热，犹如被针扎过。

他反手看去，屋内昏暗的光线下，依稀可以看到手



掌上多了四个字。

“这就是你后半辈子的命格。哈哈，哈哈……”老者得意地放声大笑，笑声又骤然止住，然后就再无声息了。

床头人又站了片刻，然后缓缓走出房间。

推开房门，外面的阳光灿烂，毫不吝惜地照在他那张年轻且阴柔俊美的面庞上，只是那双幽深如潭的眸子冷冷，正因为这份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深寒，即使他的容颜可以用“美貌”来形容，但是依然让人不大敢多看他几眼。

摊开手掌，掌心处莫名其妙多出的四个字让他狭长的凤眼陡然一凝，那四个字映进眼中，刺到心里，赫然是——

死于非命！

第一幕 初逢敌手

昨夜又下了一场雨，圣都的街道上积水遍布，走来一不小心就搞得满身的泥泞。但是不少的商贩为了糊口已经纷纷把摊位摆了出来。

清晨的天色还早，所以多是卖早点的摆摊，相形之下，那张刚刚在街角撑开的小桌子，和一面大大的，写着“圣都小神算子”的幡招就显得格外乍眼。

这边馄饨摊的老板娘宋嫂笑着招呼卜算摊上正在布

置的年轻人：“小贺啊，吃了早点没有？到这边来喝完馄饨吧。”

那名年轻人侧过脸来，笑容灿烂：“谢谢宋嫂，不用了，我早上已经喝过面汤了。”

“唉呀呀，面汤怎么能和馄饨相比？”宋嫂的丈夫宋伯跑过来拉住小贺往自己的摊子上走，“还没来得及谢你呢。昨天你帮我算出来钱袋掉在床底下，我回去一找居然真的是在那里，这十来天赚的钱都在那个钱袋子里，要是丢了我这个老婆子非要和我拼命不可。”

宋嫂白他一眼，“你还好意思说？钱袋子向来都是放在米缸的底下，为什么你会把它丢到床底下去？”

听这夫妻两人斗嘴之时居然把家里的私密之事都口无遮拦地往外倒，小贺偷偷笑了笑，忙插话阻拦：“宋伯宋嫂，这不过是件小事嘛，我摆摊的时候你们多有照顾我，我不过帮了个小忙而已。你们赚钱也不容易，我总不好天天白吃你们的馄饨。”

“一碗馄饨才值几个钱，别客气啦。”宋嫂说话间已经干净利索地盛出一碗热腾腾的馄饨来，插上勺子，“趁热快吃，这头一锅的馄饨馅儿是我昨天晚上特意给你包的，肉多菜少，好吃得很呢。”

小贺微笑着刚伸手去握勺柄，不远处有快马跑来的声音，接着听到一人大喝：“你这个臭小子！别跑！”

是在叫他吗？他仰起脸，丝毫没有要逃跑的意思。而马上那名大汉已经跳下来一把抓住他的前襟，怒气冲冲地喊：“你这个江湖骗子！昨天骗我说我家会破财，害我在仓库门口守了一夜，这么冷的天，你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吗？结果我守到天亮也没看到半个贼影！”

旁边的宋伯宋嫂见这名大汉气势逼人都吓得往旁边躲了躲，但那小贺依然神闲气定地说道：“您大概听错



了，我是说您会破财消灾。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是您偏偏不肯听劝，连夜守着仓库，那些本来准备下手的毛贼当然也不敢来了。”

大汉冷笑道：“哼！满口的胡说八道！既然是破财，自然就是灾事！我要是让贼偷了钱去，那就是招来大大的灾！”

小贺微微摇头：“错了，如果昨晚您坐视家里失盗，今日一早您就应该忙于查盗，到官府报案，去西城那边。现在您忙着和我算账，跑到东城来，真的大祸就在眼前，而且还是一场牢狱之灾，这比起家里失盗，您觉得哪个灾祸更大？”

大汉死也不信他的话，只当小贺是在为自己辩白，“什么‘圣都小神算子’，全是欺名盗世！今天我非砸了你这个摊子不可，免得你再去害人！”

大汉当真一边说着一脚就踹上旁边的木桌，宋伯宋嫂看得心惊胆战，急忙对小贺使眼色，宋伯还在旁支吾：“快去和这位爷道个歉，把卜金还给人家，就说是你失手算错了。”

“无妨。”小贺面带微笑，“这点桌椅板凳也不值钱，我正好想换套新的，又不想自己花钱，这人上赶着要给我送钱我岂有不收的道理？”

宋伯宋嫂听不懂他的话，但是知道这小子向来有点鬼花样，而且在这里摆摊的两三年内从来都是算无遗漏，按说不应该有这次失手才对啊？

如果小贺算得都对，那这个现在砸得起劲的大爷一会儿会有什么牢狱之灾呢？

大家正在旁观，那大汉一掌扫翻了桌子上的签筒，签筒飞出打中了大汉骑来的马，那匹马长嘶一声，像是受了惊，竟然不受控制地疯跑向街的那一头。



正在此时，小街的那一头有一队人马正静静地走向这边。大概是因为怕清晨扰民，所以这队人马虽然是官家装扮，但并没有鸣锣开道。

只是宋伯宋嫂一眼就看到人马中飞扬的旗帜，不由得同时呼出：“唉呀，糟了！”

的确是很糟。因为那面旗帜上端端正正地写着“令狐”两个字。常在这里摆摊的人都知道，这是令狐丞相要上朝了。

眼见那匹马笔直地冲着丞相的队伍冲过去，队伍之首的护卫也没想到会出这种意外，高喊一声：“保护丞相！”接着飞身而起，稳稳地落在惊马的背上，喝斥了几声，将那匹马生生拉停在小街的旁边。

宋伯宋嫂刚呼出口气，又听到那边有人喊道：“谁的马？竟敢冲撞丞相的队伍？”

这一声喝问让刚才还趾高气昂的大汉吓得脸色蜡黄，双脚停在原地竟然不敢过去。

小贺还是那样淡淡笑着：“怎样？我说你今天要有牢狱之灾吧？”他叹了口气：“唉，冲撞朝廷大员的罪名可是不轻呢。”

那名大汉和宋伯宋嫂立刻明白过来，原来小贺之前所说的牢狱之灾所指的竟然是这件事？！

宋伯宋嫂当然是叹服于小贺的占卜灵验，那大汉可是被吓得掉了魂，脑子一片空白。眼睁睁地看着丞相府的侍卫过来问道：“那匹马是你的？”

“是，哦不是，”大汉已经语无伦次。小贺在旁边笑眯眯地说：“是这位大爷的马，他刚才忙着砸我的摊子，没想到惊了马，冲了丞相的队伍。”

“砸你的摊子？”侍卫很困惑地看着旁边已经七零八落的占卜摊，说：“你们两个都和我去见丞相。”



大汉和小贺一起被带到马队的前面，侍卫总长单膝跪地：“丞相，刚才是一名草民的马惊了。”

令狐笑在马车内幽然开口：“马的主人找到了？”

“是，就在跟前，他正在和一个小伙子发生口角，打翻了小伙子的摊位，所以惊了马。”

令狐笑平淡地说：“当街打架，主人管制不当而惊马，在我圣朝律令中，此案如有伤及人物要照价赔偿受损人财物，马主要受杖责四十，下狱十天。冲撞朝廷大员之罪还应罚杖责二百，下狱一个月。你叫人把马主带到兵部去处理吧。”

“是。”侍卫总长伸手去拉大汉的肩头，那大汉连忙伏地叩首：“丞相饶命，丞相饶命，小的不是故意和丞相为难，是昨天这小子给我算命，说我家中有灾，因他算得不准，害我白白花了卜金，我今天早上是来找他算账的，万万没想到会冲撞到丞相大人您啊，求大人怜悯，小的家中还有八十岁的老母和妻儿。”

令狐笑沉声道：“你难道不知道人命系于天？怎可胡乱相信街头术士之言，招来这一场祸事也是你咎由自取。”

小贺此时也插嘴道：“丞相主事公正严明，不愧是我圣朝的中流砥柱，肱股之臣。”

听到他的拍马，令狐笑的声音中并无半点喜色，话锋一转，问到他：“本朝向来明令禁止巫师术士招摇撞骗，既然你的占卜不灵，从今日起你的摊子撤掉，再不许替人算命拿钱。”

小贺变了脸色，忙道：“丞相大人，千万别误听了他的话。小人昨天给他占卜，算的是他将要破财消灾。他不把话听明白了，只怕破财，就去守了自家的仓库一夜。结果贼没敢下手，他就跑来怪我，砸我的摊子，这

才惊了马，冲了您。”

“原来是这样的‘破财消灾’。”令狐笑玩味着这四个字，“你的卦还算得挺有意思。”

“谢丞相大人夸奖。”小贺伶俐地磕了口头，“所以此事错不在小人，小人也没有算错，还请大人明断！”

马车的车帘忽然被人从里掀开了一条窄窄的边缝，车内光线黯淡，依稀只能看到令狐笑的半张脸，虽然只是“半面”，但在那俊冷的面容上，幽深如泓潭的左眼已经清冷得让外面的人都打了个寒噤。

“看你还算聪颖，何必在这个地方委屈了自己的才华。几日后圣朝将要科举，难道你不想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吗？”

“谢丞相抬爱，小人孑然一身，也没什么大的志愿，只想安安稳稳地在民间混口饭吃而已，功名利禄虽然人人都喜欢，小人自知福薄，只怕没有那个命。”

“人贵有自知之明。”

令狐笑的话让周围旁听的人不明其意，他是说这个小贺不贪恋富贵是有自知之明，还是说令狐笑给小贺指了明路，这小子却不识抬举是没有自知之明？

旁人想偷偷看一眼令狐笑的表情，猜测真意，但车帘倏然放下了，只听他在车内说：“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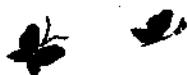
车队行进，闯祸的大汉被拉去受罚，小贺起身长揖相送。

车队渐行渐远，宋伯宋嫂都长出一口气说：“好险，小贺，要不是丞相英明，今天的事只怕你要倒霉的。”

小贺的头缓缓抬起，那笑意盎然的脸漂亮精致，但是在他的眼底闪过的却是一抹让人心悸的寒意。

悠然一句：“谁要倒霉还说不定呢。”

★ ★ ★



令狐笑自圣皇手中接过已经弥封好的试题卷，例行公事地问道：“陛下是否曾将试题的内容告知过别人？”

“当然不可能了。”圣皇，本名圣慕龄，今年二十九岁，天生一副柔弱美少年的皮囊，一双眼睛尤其如春水横波，媚得不像男人，所以虽然年届三十，依然感觉还只是十九、二十岁的少年。

此刻他微笑地看着令狐笑，“两年一次的考试有多重要不用你说朕也明白，卿总是太多虑了。”

“职责所在，不能不问。”令狐笑说：“陛下身边的眼睛实在太多，利益驱使之下如果大胆犯案，偷窥试题，也不是不可能的。前朝这种事情颇多。”

“朕知道，所以朕也是今天早上随意翻了翻四书之后挑出来三道考题，写的时候还特意揆退左右，没有人看到。接着这考题朕就弥封好贴身收藏，卿不信？那信封上还有朕的体温呢，你摸摸看？”

令狐笑不动声色地将考题放进一个木匣子里，当面锁好，躬身道：“既然陛下这里没事了，臣告退。”

圣慕龄哀怨地叹道：“每次你来看我，都是匆忙而来，匆忙而去，说起来你是我的臣子，但是我看到你的时间还不如其他朝臣和你在一起的时间多。”

令狐笑眉梢微挑，“舞人最近伺候得不好吗？”

“提他做什么？”

“最近陛下很少宣召舞人入宫，如果是舞人有得罪陛下之处，微臣可以回去好好调教一番。”

“用不着。”圣慕龄有点不悦，“谁还能一辈子钟情同一个人？舞人是好，但是时间久了也会觉得腻。”

“陛下如有看中的人，可以告诉微臣。微臣为您操办妥当。”

“是吗？”圣慕龄斜睨着他脸部阴柔俊逸的线条，

“若是朕看中任何人，你都可以把他送到我身边来？”

“除了微臣在内。”令狐笑勾起唇角，似笑非笑地直视着圣慕龄。

圣慕龄更加恼恨，“既然明知道朕的心，干嘛还说无用的话。”

“话并非无用，只是陛下一直在做无用的奢望，微臣必须断了陛下的念头。”

“大胆！”圣慕龄一拍桌子，摆起冷脸，“中原有话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更何况是一个你？朕难道就要不起你？”

“恕臣大胆，陛下的确要不起微臣。”

圣慕龄绷紧的脸骤然又垮了下来，长叹一声：“你就气朕吧，明知道朕不能把你怎么样，非要说这些话气我，你就不能软一软，说两句好话给朕听？”

“微臣向来不会说甜言蜜语，而且治国之术最忌讳谄媚。”令狐笑说：“既然王不喜欢舞人了，微臣下次再为王物色一人好了。”

圣慕龄托着腮看他：“你对朕当真一点意思都没有？还是喜欢看朕为你恼怒着急的样子？”

“微臣没有龙阳之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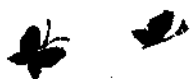
“那，女人呢？”圣慕龄忽然有点警觉，“你迟迟不婚，难道是因为心有所属？”

令狐笑唇角的笑痕又冷了几分，不知嘲讽还是鄙夷，“陛下以为这天下有可以匹配微臣的女子吗？”

圣慕龄很认真地想了想，“可能没有吧？”

“既然没有，那微臣何必要成亲？”

“看不出来卿还是很专情的男子？”圣慕龄有点酸酸的，“找不到意中人就宁愿一辈子独身？”



“陛下错了，臣不是专情，只是太爱惜自己身边的这个位置，若无人可以与微臣比肩而行，那即使是亦步亦趋地跟在微臣之后的影子，微臣也不会要。”

“天下的女子真是可怜哦。”圣慕龄也笑了，“如果世上的男子都如你我一般，要女人还有何用？”

“女人生来就只是为了映衬男人而存在。若无女人，也不会有人的繁衍。”

圣慕龄笑得更加开心，“你的这句话如果给媚听到了，不知道会不会对你嗤之以鼻？”

“玉如墨不会说这句话，而我的话对于她来说毫无意义。”令狐笑眯起眼，“她逃到玉阳是比在圣朝好过多了。”

“因为在圣朝要看你的脸色过日子，还要防着被你算计，在玉阳却有个爱她的男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然快活多了。”

圣慕龄伸了个懒腰，“晚上还是叫舞人过来陪我吧，至于其他人，未必会有他这样干净。”

“黄金万两易得，知己一个难求。恭喜陛下能明白这个道理。”

令狐笑缓缓退出圣殿。阳光下，他的脸上总不见半点灿烂，有人低声问道：“丞相是否现在回府？”

他沉吟了一下，“去秋声苑。”科考在即，试题也在手中，必须去考场再检查一番才可以放心。

自古考场多舞弊，但愿这一科这样龌龊的事情可以减少一些。

★

★

★

纤细雪白的手指自沙盘旁移开，一抹诡谲的笑容隐隐浮现在唇底。

旁边的人焦急地问：“怎么样？可查出来了？”